煙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卷十九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碑文二

月波寺改祀余文敏公碑記　丙辰

明余文敏公有丁愛錢湖之勝得月波寺廢址拓地百畝爲五柳莊公自爲之記既而莊圮

國朝康熙間余氏歸地於寺乃重建月波而祀公殿隅久之寺僧遷象他處地僻道遠未有過而問者又久之公示夢於湖上忻君鼎銘曰我所居湫隘當遷我西樓忻君以命其子自昌道光二十七年自昌集同人成之

越十年當咸豐六年公九世孫承樑者少孤貧無家依公專祠之在日湖者居之比年貿遷海舶得蓄積有贏餘於是至東錢湖拜公西樓愀然蹙頞而歎曰樓居狹小几筵促迫不足以妥我先人而又圖象載吏失其故貌是孫子者之罪也鳩工治西廊塗墍丹雘煥焉改觀新作神龕出家藏畫象摶土惟肖卜月若日奉公成禮公八世從孫濤吾友也屬記其事而公專祠之在日湖者與呂祖宮鄰數十年前或私賣其前隙地於道士道士垣之一日公降神於廟史而怒主者曰汝堵我顧使我出入安所乎主者懼毀垣而爲門如故嗚呼相國風

流去今未遠園林臺沼之勝旣已無可彷彿僅得訖一椽於琳宮梵宇閒而緇衣黃冠日逼處此起而與我鄉先生爭此土尙賴三百年未泯之英爽實式馮之俾得藉手恢復於荒莊廢圃之中以俎豆斯人而存掌故徵文徵獻敬恭桑梓者獨無責乎是不可不爲吾鄉諸君子告也是歲十有一月己未記

明武德將軍驍騎尉甯波衞左所世襲正千戶

殉難韓君廟碑銘 癸丑

明嘉靖中倭夷犯甯波由奉化金峩山流入鄞東鄉折而西至章村章村在鄞城西南七十里正千戶韓君綱

方防遏其地賊至兵從跳身遯君獨與之戰死之始君高祖政以世襲百戶隸寧波衛左所曾大父傑從征有功升正千戶君既歿王事大吏不以聞而以百戶降襲其子國忠國忠卒子勳嗣會有訟君前事者得改襲副千戶明亡

皇朝鼎興由今以溯君死事之日三百年矣咸豐元年始祀君於村之普濟庵君駐兵故地也於是鄭君星懷來請銘鄭君與崔君瀚許君式詹趙君啓瑛肇議廟祀著闡表忠義以風後來皆得書

銘曰昔明開國有臣從龍衛兵橫海隸籍山東韓青山東武定

州人以棣州衞總旗升觀海衞世襲試百戶生榮榮生政改授甯波衞世百戶橫海之孫來官於鄞有子矯矯繄君曾門矯矯曾門勤王弗怠西討婺華南征閩海帝有明詔錄其勞勛世長于夫以及于君蠢爾東倭海島自雄肇造區夏歲時不共至于中葉誕猖以猾如鼠如狼如彼饕餮既莫能柔亦莫敢遏窺我海邦載奔載突犯我東鄙喪我百戶後所百戶葉紳西走章村蹂我王士君聞寇來奮呼而起馬不及鞍弓不及矢君聞寇來奮呼而出士慄而竄馬驚而逸以奮以呼以擊以拒以其一身禦寇之侮以奮以呼以擊以衝以其一身陷寇之鋒誰握韜鈐誰守土壤有臣死國于夫之長

此干夫長不忘先臣蒙守世祿敢忘君恩栽搏有位覥視小臣繹騷未靖有功不聞賞無世延罰及於嗣乃至厥孫始湔吏議嗟嗟韓君忠孝克任維忠維孝在人之心東倭既平明社既遷自其死國今三百年山無故壘野無遺鏃有廟翼然玉屏之北生衛茲土歿神茲村雲蘇仿彿福我居民

四明田舍陳氏祠堂碑銘 癸丑

陳氏在慈谿縣東三十里者聚族二百餘家以覺鄉號田舍陳其先居鄞縣姜山元明閒東宅之裔曰覺修府君遷慈谿張家山是生三子伯宗一世其居季宗二遷

田洋其仲宗二一是始遷田舍宗二一九世孫登仕郎德河
在
皇朝康熙中復來鄞縣居縣城月湖生奉直大夫明睿
蚤世繼嫡徐與其庶謝守志撫四孤稱陳氏雙節其叔
子曰奉政大夫士才是亢身而起其宗奉政晚年思追
本原以命其子久之得緒於田舍而嘗罹鬱攸亡其譜
迺釐見宗人所私記又參以別籍簿正之屬用得聯綴
次第敘敦族誼以相往還又五十餘年當咸豐二年奉
政之孫賢燮暨其同祖房從同德合謀肇成先志建祠
其鄉中寢祀覺修府君而下十二世東昭室西穆室自

田舍至月湖以旁推張家山田洋合而祠之又東西各為一夾室兩隅室以藏祭器其前有綴食之堂左陳譜牒右立倉敖閣翼翼固門垣稱之迺復建經畬書塾於祠堂之右爲東西兩齋以教子姓凡祭與書塾皆有田又置義田月贍養其寡婦鳩工於是年二月越十有一月告成糜金萬五千有奇始作主作神版率宗親子屬練日禮饗於是慈谿之宗老武威與月湖之支長賢灼相言曰維奉政始勤我宗入越厥孫曾克傳德襲訓茲統宗旣成室我祖考實嘉饗之又惠恤我煢嫠而誨我子弟飮水知源我不敢忘也顧非兩節母無以有奉政

請以東夾室祠之凡節之旌於朝者祔焉祀奉政於西夾室暨昆季之並有功者以及其子孫若鄞若慈谿支裔苟繼光我先德俾配食於茲室皆曰彰先善風後來禮之大者則又相與言曰開古者先祖有德善功烈則有論譔而明著之後世之禮今我麗牲幸有碑而先古隱德勿稽勿耀維繫世之久遠合屬之詳慎與月湖之追遠以收族者不可不使我子孫知之皆曰今不述後將奚徵是來請辭於余歸刻諸石

銘曰茫茫東海濫觴奚繇鄞江慈江同源合流支流汪濊瀦爲月湖導河自遠溯其本初曰我有今非本安託

我有宗家厥緒攸作我長我幼我卑我尊視我疏逖我
祖之孫迺作新祠載寢載堂卜牲告潔是用孝享迺作
家塾稚昧是教我教伊何維以教孝百世而下將爲義
宗鄞江之西慈江之東孰非先疇孰非舊德無忘厥祖
媿我銘勒

橫溪王氏均和安三大房宗祠碑記 丙寅

鄞王氏在南鄉橫溪者始著籍於南宋之初至第五世有三子是別其房曰均曰和曰安又久之房從滋盛均之後爲伯仲和之後爲文行忠信安之後爲聖賢
皇朝道光間子姓相率爲宗祠曰珠樹堂以享祖考而

會族屬而妥之聖房先有支祠建村上不與也咸豐季
年四明有役辛王之變難平王之宗人或爲他人所搆
訟語連其宗祠大令江君逖堂既白其誣復詢悉其祠
事始末慨然歎曰非禮也今夫一人之身而子孫衆多
歲時起居至不能呼其名頷而受之一旦家督召集其
昆弟若子婦若孫曾洗腆髙會以壽其父母而一子者
或以故不得來微特是子卽其子婦孫曾亦以故不得
來爲之父母者始必將環顧焉而不能無拂也然而是
子也方且擊鮮釃斗酒率其子婦孫曾歡然奉父母過
臨於其家而向所謂家督與夫家督所召集者一莫之

前也此其父母雖復言笑自若殆又必環顧焉而黯然而不能無拂於中者也令王之宗祠合均和安而安之聖房以別爲支祠不與焉是有以異於吾言乎而況聖房固安房之大宗乎而禮也乎於是呼聖房而告之曰若於創造不與也令入之百金以修葺其祠宇若於祭田不與也令入之田二十畝以豐腆其祀事祖考從與享之族屬從與會之凡有事於宗祠聖與均和賢無別也於是呼均和賢而又以其言告之皆頓首曰至矣哉令君之愛我也是使我均和安世世萬子孫百千年式好而無有閒也其自南宋祖以下實拜令君賜剙我宗

人其敢不受教既奉安成禮是相率來請余記其事以歸刻諸石

鄞江義火祠碑 丙午

鄞江距鄞治五十里立義火祠所以祀鄉厲與客死而無主者也先是嘉慶十二年好義者創之相基經度造屋三楹事中輟後三十九年當道光二十五年天子命大吏請改杖錫巡檢司巡檢鄞江有司以廢祠無主者乃規以爲司而稍遷其西偏於是諸君子聚而謀曰噫僅矣今弗圖亦盍鑒前車哉作之新之堂曰同仁買田收所入以祭一歲三舉明年閏月工告訖相率

謂余宜有記始事者十人諸君子踵爲之凡二十有六人姓氏具於他碑余旣遂其請復薦以詞於祭也使歌而招之

其詞曰宅泉兮瀰瀰釀金波兮芳且旨何以侑之兮仲夏名村之李兮雪竇之椏江流兮紓紓爲玉醅兮淸可斟又何侑之兮蜜巖之鮎兮蕙水之短魚呼而出兮翩翩驅山鬼兮辟不祥呼而返兮相羊異姓兮一堂舊宇兮新祠鄞江之人兮哀思風飇兮雨淒勿悲嘯兮歔欷春一盂兮秋一卮萬千歲兮無愆期

甬東吳氏義莊碑記　壬子

人生而無飢寒則天下皆游民也天之生是人也窮之以口體而贍之以心力口不食則飢體不衣則寒於是乎出其心力以衣食之天若曰爾不用心力焉而飢寒而凍餓而死亡誰恤之是故君子勞其心小人勞其力古之爲義莊者昭昭然爲斯人憂不足收其宗族戸給之毫髮不藉其心力所自出而寒有衣飢有食疾病有醫藥子女有婚嫁生有養死有葬盡生人營治貲給之道粲然備具而無遺憾彼受之者暇豫其心力而無所用則且游惰淫佚而縱其嗜欲以入於放僻邪侈之爲嗚呼是乃所謂賢者過之者也高貲富人徇生於錙銖

見義若讎敵蒙賴宗祖既富且貴施施然聲色加於骨肉歡樂宴會呼盧買歌舞累日夜不厭一旦投贈朋黨旁觀動色驚歎而自視欲然起觀其宗族寒無衣飢無食疾病無醫藥子女無婚嫁生無養死無葬或大聲疾呼哀告而曲懇之則將曰彼自有心力而不能謀衣食焉而責之於我曾子曰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嗚呼是乃所謂不肖者不及也然則君子將敬其宗而收其族如之何而可曰亦視其心力而已矣其心力足以自用而無虞乎飢寒也吾置之其不能則給之雖然試號於宗曰不能用心力者來吾給之夫舍其日夜

之勤苦而可以徒取焉其誰不來也勢不至戸給焉而不止是故必斷之以義斷之以義則莫如鰥寡孤獨罷癃廢疾夫苟不幸而至乎鰥寡孤獨罷癃廢疾也寒不能衣飢不能食疾病不能醫藥子女不能婚嫁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竆其心力而不足以贍口體則於是乎籍其口之多寡而收食之按其事之大小而振貸之而敬宗收族之道備焉矣由吾前言宗族可以無游民由吾後言宗族可以無竆民蓋雖數十家之小宗靡不有鰥寡孤獨罷癃廢疾者也亦靡不有稍有力者也君子之行事爲可則也爲可繼也比而食之生齒繁而其道竆

窮則弊叢起而爭訟攘奪之禍作且固非大有力者不能爲也由吾後言事半而功倍矣昔吾先大夫行之於吾宗邇者吾鄉人多起而傚之若胥天下而行之雖萬世無禍亂可也於時吳君煊烺兄弟本其父虹橋君遺志爲甬東義莊而即其中建槐里書塾以教子弟余既爲條治規矩復爲記貽之俾刻諸石

董氏鷿湖書院碑記　丙辰

鄞西鷿脰湖董氏系出漢孝子四十三傳至全八君由慈谿來湖上世力耕而食其十四世玉成君始舍耕而賈有餘贏焉生四子別籍以四德名其房其長雲峯

君有子五而其三倘齋君早世無子雲峯君以仲子小韭先生及第四楚障君後之故元利二房從昆季五人復合爨而食者三十餘年既而小韭先生成孝廉將北上試進士時伯子海容君與楚障君皆前卒季子秦水君年少而第三秋湖君方揞家先生憐其過勞分爨而行有田六畝山一區畱以爲元利公產付秋湖君掌其租入絲積寸累閱二十年畜田七十餘畝會先生丁內艱歸自餘干始建議以爲書田賓請碩學敎宗人秋湖君大喜先生服闋赴官一年而秋湖君沒海容君伯子稼堂職其事又十餘年積數千金是時先生已解組家

居相與卜地十三洞橋之西建董氏鸎湖書院來作先
生卒稼堂身任之鳩工於道光二十三年冬二十五年
春告成堂曰三餘樓曰近水門庭垣墉閎翼堅固是年
稼堂卒付其事於秋湖君之伯子嶧琴後二年嶧琴卒
其弟芳谷實經理之於是芳谷來言曰吾家與君家遠
有連子屢接吾伯父而於吾兄弟比相識書院之成十
二年矣子嘗諾吾諸兄記其事今幸爲我圖之噫吾固
將有言也夫自宋元以來吾鄉之收宗族爲義莊爲書
院者多矣至於易姓猶有存焉者乎微獨吾鄉雖天下
之存焉者猶有幾乎夫以一家之私財而公之宗族意

至美也旣公之矣不能保其宗之强悍者不强預吾事也雖然若娛之范氏爲規矩曰族雖尊長不得與吾事何則吾爲之吾主之吾禁之可也天下義舉之敗不敗於受之之宗族而常敗於施者之子孫何則吾爲之吾主之至於吾敗之而莫吾敢禁也樓宣獻之記歲寒況推官之記豐錦夫非前車乎昔者吾先大夫爲義莊及敦本崇本兩書院於鄞東吾伯仲二兄繼之懼無以久也請諸官以申省而奏於

朝其言曰祖宗艱難數世創之而不足子孫浮薄一人隳之而有餘嗟乎豈好爲是逆料刻覈之言哉夫法久

則獎生然而法良者獎寡是故無專任專任則勞怨叢而嫌私起無多積多積則覬覦萌而擾敓作元利之子孫歲更主其出入月計歲會以昭示乎宗族有餘則視其當爲者而推廣之其他因時制宜不可殫言而此其大要也本之以公濟之以和久之以弗怠鷺湖之上絃誦之聲世世蔚子孫無廢也夫吾非能有知也吾驗於吾家而知之故因芳谷之請詳敘其先世措置經畫之不易而勖其後人以增廣紹續之無忘也至於陶淑其子弟俾克繼先人以光大董氏則師長之責也非余之所敢與知也

烟嶼樓文集卷十九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

鄞　徐時棟同叔稿　　𠟂葛祥熊豫齋校刊

碑文三

徐氏先德碑銘　集表忠觀碑字　辛未

昔我遠祖佐文命氏平水告功封之淮水是爲徐子控引徐方三十二代篤生先王

伯益佐禹治水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立國於淮以主淮夷見廣韻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通志路史等書按徐州早見禹貢若木既封即以州名名其國而其地本華夷錯處之地書之徐戎詩之徐方皆

淮夷也虞夏之世淮夷蓋已不靖故命若木建國於此以主之也唐書通志云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又按諸書皆云徐始封子爵至旣錫命爲伯而竹書紀年與春秋竝稱徐子蓋曲禮有雖大曰子之文注云朝見之時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也春秋時管仲稱徐君爲徐伯蓋沿舊號尊稱之耳若路史云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則妄語也

宮人弗字黃龍覆焉目可視爲符表天然允文允武國政旣治入覲於周穆天子之世

博物志水經注竝云徐君宮人生卵棄之水濱有犬

名鵠蒼銜歸覆煖成兒鵠蒼臨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按諸書多稱王異表尸子謂王有筋無骨裴駰遂謂號偃王由此高誘注淮南王逸注楚辭皆以偃爲謚按偃隱古通王謚實是隱字故班固人表徐隱王師古曰即徐偃王也語並誣罔不可信惟荀子言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大儒之語必有所本故取之焉者烏名也說文云江淮鳥蓋王生長淮上此鳥深藏林木閒淮人不能見而王目獨能見之故以可瞻爲異表耳楊倞袁注之謬墉又妄據莊子不辨牛馬之文改焉爲馬皆非也竹書紀年云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

天子曰咨而爲王老徐方不臣而誅而討受冊歸甯皇
休是答墜其城池束其兵甲
紀年云錫命爲伯後漢書云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
王主之按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
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注云自稱王
老言天子之老臣也愚謂徐楚吳越之稱王本此蓋
旣爲方伯主蠻夷自稱王老他人稱之遂以爲王此
與天王之王迥別至徐州之戎與吾嬴姓之徐國錯
處惟其時作叛亂故命先王主之而史記後漢等皆
誤合爲一遂以徐戎之事誣我先王此自來讀史者

之所未經論定者也詳見余所著徐偃王志中諸子皆稱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抱朴子云外塹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

奄有漢東罔不革心厥篚厥包珠貝玉金維此徐方叛亂不廷作亂碑謀非以力屈維以德勝

韓非子淮南子說苑論衡博物志後漢書都城記元和郡縣志諸書並云諸侯朝徐貢方物或稱陸地之國或稱東方諸侯或稱漢東諸侯或稱江淮諸侯或曰三十二國或曰三十六國或曰四十餘國至徐方叛亂有在偃王之前成王之世者紀年云成王二年則書所

謂淮夷徐戎並興是也有在偃王之後宣王之世者

紀年云宣王六年則詩所謂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也而當

偃王初爲方伯時徐戎亦嘗侵洛在穆王十三年明

年王率楚子伐之紀年云蓋是時徐德未遠也其後遂

不見有叛亂之事至三十五年徐爲楚滅而戎心又

狡焉思啟矣

獨南蠻子巢於漢水帝南行不復挺嶮虎視聞我聲名

既愧以畏覆抗有道鼓行而至

王孫厲恐楚將刜徐力勸楚子伐徐詳見淮南說苑

諸書愚謂但言楚人畏徐故伐徐尚非探本之論蓋

昭王南征不復楚之恐受天討久矣周穆荒志遠出不足畏懼今諸侯朝徐徐德日遠一旦問罪於楚楚其殆哉畏生於愧先發制人故雖曰徐王有道不可伐而終伐之也而徐爲楚伐非周伐此在周人書西漢人書中確有明徵且紀年大書之曰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必不可誣者後人以穆王十四年有率楚克徐戎之事遂妄牽合二事爲一事於是我先王僭亂被伐之冤誣千載不可雪矣余作徐志已詳論之

軍次城外王曰於呼積骸髗血斯民無辜碑作徒傷不劉無辜

戰而去去之越東臣民負弩蜂起雲從
王仁不忍鬬其民諸書靡不然者雖後漢妄謂作亂
亦云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也乃若王之避楚至越
則莫古於括地志所引之傳明載史記正義中而世
多以爲逃之彭城武原山下者非也武原徐山蓋王
子逃兵之所王已遠至越海而其子在彭城故穆王
因而封之耳
後之邑國昔則海島大城其居於焉終老杭湖以西一
山歸如王縈在斯其下錢湖
邑國今定海廳也春秋之季越王欲居吳王於甬東

即此而在王時則地更荒僻不過越地極東一海島而已其遺城及他古蹟具見宋元昌國志中至王墓在鄞縣東錢湖之上隱學山亦見宋元四明諸志

天子聞之奮其六師（其碑作萃）命討南蠻（命討碑作攻）殺王者無私南人入貢（入碑作朝）天子舍之曰徐有後（碑作曰徐後僅在）無絕於時

紀年云穆王三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荊人於洓又云三十七年伐楚是年荊人來貢蓋王命徐子爲伯而楚敢抗命滅之此所以一伐再伐必楚人謝罪入貢而後已也而後人目不見古書乃謂王

命楚子伐徐何誣罔乃爾邪封徐後事紀年不載載之他書

士宇位爵帶河之誓弗俾豪强幷削以勢維王子宗因淮而都越四百五十年國入於吳

穆王封偃王之子宗爲徐子唐書通志路史諸書皆同昌黎謂民戴其嗣爲君如初者非也而路史又謂滅徐以封姬姓尤妄至敬王八年爲魯昭三十年吳入滅徐事見春秋經傳唐書曰宗十一世孫章禹按唐書此語是離身數其實古法當連身數之余文中所記世數並是連身惟漢太守至南祖實六世離身數之故曰五世也又爲吳所滅蓋自續封至此歷四百五十餘

年夏始封至此凡一千六百餘年

子孫千億以國爲氏皆爲庶人爲大夫士於維我宗世有令聞克堪修德望於州郡

史記云以國爲氏有徐氏廣韻姓纂諸書同王三十世漢太守光又五世南祖爲徐之望南祖之孫日過江祖王鳳亂政直道以去

吾家北宋徐氏譜及王僧孺百家譜竝云偃王生宗宗生仁仁生寵（王譜作宏）寵生希希生虺（王譜作尫）虺生恭恭生暢暢生永永生思思生强强生亘亘生章禹章禹生融融生簡簡生僑僑生滿滿生觀（王譜作覬）觀生閔閔

生杜杜生諧諧生圀王譜作淵圀卽淵之古文圀生垂垂生可可生詵詵生仲仲生長長生猛猛生諮諮生光連身數之是王至光凡三十世也唐書略同諸書又云光爲漢下邳太守又云光生靜靜生嗣宗嗣宗生景與景與生式式生霸豐霸世爲南祖豐世爲北祖唐書以北祖爲兄南祖爲弟又自詵以下唐書具詳其名而往往與譜不同北宋譜又云霸生抱抱生元洎元洎爲江夏太守避王鳳之難以成帝陽朔二年五月十八日下車東陽郡太末縣按西漢無東陽郡有會稽郡吳時始改東陽蓋作譜者據現在地名記前事耳凡所稱地名古今錯出皆因譜牒一

家言時有修改故也

東陽有城是世居之扶風太守死事有祠越元宗朝有東海子手掌制詔傳於國史

北宋譜云元泊下車東陽尋卜山源築姑蔑城按此時太末縣屬會稽郡吳分會稽西部立東陽郡唐時初爲衢州後改信安而太末爲龍邱縣故唐書徐侍郎傳云信安龍邱人今爲衢州府龍游縣也晉扶風太守宏與賊戰死邑人至今祀之見東陽實錄及浙江衢州龍游諸志中書侍郎安貞封東海縣子掌詔命被恩遇詳見新舊唐書本傳

東海元孫是曰行周其父舍居於佛寺龍游行周府君居臨海郡之鄉凡十一世而宋都錢塘

北宋譜云安貞生三子標邈賂賂生球球生三子曰七長史曰君會曰八長史八長史以唐光啟三年捨莊基入龍游寺光化間八長史之子行周遷居天台縣厚澤按天台在唐爲唐興縣屬台州臨海郡今曰天台縣傳十一世至南宋初而應漢府君遷鄞

於時始祖走馬令縣校視山川乃舍乃館曰遺墳在邑草木其蕪碑作蕪其草木願董理之毋俾樵蘇碑作毋樵蘇以牧

應漢府君始遷鄞縣居縣東一都明樓明樓在大墩

之東相去數里而去東錢湖王墓三十餘里
富陽府君離數里而西故相今地融融熙熙龍山之鄉
大江之里宏克永延萬孫千子
應漢府君生二子貴環貴珀貴環府君支仍居明樓
貴珀府君生富陽府君實始遷大墩大墩亦隸一都
爲老界鄉赤城里有唐時湯君墓在焉而唐人林珽
撰湯君墓志云葬於龍山鄉江上里大墩鄉里名在
唐如此可謂古矣今其地視史猶稱江上里
及先騎尉居城月湖景仰先人時過故居忠孝節義親
族是勸（碑作親相慰勸）曰是四者傳世之券

先府君諱桂林譜諱太茂字安國號耕山又號梅谷
以營千總階武略騎尉後以四子時楳官
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府君之祖倚友府君諱嘉蔣
在雍正初自大墩遷居鄞城日湖水月橋生立鰲府
君諱廷芳遷城中新橋至府君乃卜居月湖宋月湖
十洲所謂烟嶼者
乃爲新祠度地於鄉相我託始族昆南陽取義先河祠
王及妃配叶音 始祖以下奉安有位
府君始建祠堂會吾族父南陽府君諱太倉歸自幕
遊以老成歷練留與其事祠成中室祀受姓祖偃王

及遷鄞始祖應漢府君二世貴珀府君遷大墩祖富陽府君其旁各爲室依昭穆以祔詳見南海羅蘿村侍郎師四明大墩徐氏祠堂碑記其左其右爲二書院使蒙昧傲落無嬉於游觀其微晦失所竭而鑄之竭上碑有待字其窮子無告無告碑作甚殆月資付與之

祠堂之外左建敦本書院以教族之童蒙右建崇本書院以教族之成童詳見宜興程朗岑通判師四明徐氏義塾碑記又爲義莊於大門之旁以月給族之孤寡

故其卒也皆意於出涕謂宗之傑奉祠以事吏請於部
獎義
殿廷今歲星幾周維厚德是承
先是府君於宗祠之前建思本堂堂西闢一室祀節
婦之旌於
朝者及府君既卒宗族議所以報之闢室堂東專祀
府君後乃顏曰旌義祠蓋道光十三年縣以府君行
誼上布政司司上巡撫撫聞於
朝
詔旌義行故名

徐氏十望自先王出天下盡祖之而傳聞未察王之仁義今昔一聲以仁失國飛議遂生

昌黎云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按此語蓋本之當時官牒元和姓纂所稱偃王派與之稍異今則天下無不祖先王者而周穆伐徐之妄說非特考據家不能正之卽子孫亦莫知其誣也每見徐譜爲之浩歎

謂不知時謂無武無權牢不可破類非知言曄也修書謂爲僭亂昏昧盜故不識文獻

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淮南語也偃王無武而滅劉

向說苑語也偃王仁而無權范曄後漢書語也其他謂軟謂不知世變類此甚衆乃曄則更謂之作亂既曰作亂又曰仁義是直乳臭語耳曄本亂臣乃敢誣人如此至近人李錯勦竊繹史爲侚史以王爲周亂臣目不識丁更不足與較矣

嗟我小子落學不殖流觀子史獲於羣籍維王之忠在周之史維王之功在周之子

考据必從其溯竹書紀年周史也荀子韓非周子也紀年稱王朝天子天子錫命爲伯王被楚伐天子爲之伐楚則王之忠於周室可知也韓非稱王行仁義

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是修方伯之職爲桓文先聲則王之有功於周可知也故荀子論相直以偃王冠古聖賢之上其他西漢人說王事者指不勝屈亦何嘗有言王叛周周伐徐者乎然則史遷影響錯誤之說固不足憑其他拾餘唾者尙何論哉

王至浙東復有異議而遺城墳廟在宋元地志我昌言之謹撰碑銘懿然世德乃幷是稱

昌黎謂王逃戰彭城而以至越本事轉爲或說固已考古不確後儒但讀昌黎文不讀古書且疑越是今紹興府何得甯波乃有偃王墳廟遂疑而駁之是眞

夏蟲不可語冰者近如錢大昕來修鄞志特於王墓
條下辨論之又謂王墓在鄞之說始於康熙間開性
道而不知乾道四明圖經即已載王墓在隱學山若
遺城遺廟與他古蹟則寶慶四明昌國志大德昌國
志延祐四明志諸書歷歷記之地志存於今者莫古
宋元而全不考核但據近志此非瞽說乎甯波於古
屬揚州禹貢揚州之域有島夷蓋即今府縣地翁洲
在今定海廳隱學山在今鄞縣今則人烟稠密爲通
都大邑兩處相隔頗遠而在周初大約多是海上荒
島一葦杭之百里可望故王居在翁洲王葬在隱學

於事理實無可疑者又況他確證甚多已詳徐志中不復贅也

肅肅宗祠迎神以歆以抃以舞以奉象獻受福歸胙向各寅乃事歲豐聲燕宗祖之賜

兩塾有學田恤嫠有義田而歲修祀事有祭田祭畢則綴族食於思本堂中

自我族斯今二十一世（碑無今字）引之右之蒙守匪易父老昆弟族子宗孫捌廢先德請觀刻文

應漢府君至先府君十九世先府君建祠於大墩奉始遷大墩祖富陽府君爲一世故至先府君十七世

也今府君已有五世孫族中亦多有吾曾孫行者上
溯當陽府君傳二十一世矣
自司馬遷妄以嬴徐當徐戎有周穆命楚伐徐之說
俗語不實傳爲丹青雖博雅如昌黎作碑紀德亦承
其謬而慈孝之子孫於譜牒中載王事蹟亦未有不
襲用遷說者及余考之周秦古書則穆天子方以淮
徐不靖命先王爲方伯又以楚人滅徐命毛伯遷爲
之伐楚既敗之於泚又速伐之必來貢謝罪而後已
本事彰明顯著如此而反白爲黑斥忠良爲叛亂世
無真讀書人遂使我先王受誣千載莫能昭雪此爲

之苗裔者所以痛心飲恨不得不大聲疾呼博考而詳論之也道光丁未余歸自京師嘗作徐偃王志六卷大略頗不悖繆細微倘多輕信如有筋無骨通溝得弓矢好怪魚怪獸避楚走彭城諸事皆妄說也前志中皆引用之故屢自增刪而人事雜遝未有定稿因念先義行建祠大墩奉偃王為受姓祖今五十年碑文未立是亦孫子之責去年四月僭為斯銘遠追初祖始封近記先君祠事而論次先王其本旨也頌德即以辯誣小子何敢多讓既刻諸石復以其銘入私集而附考論之語以明鄙意將使天下同祖之宗人共明辨之亦冀世之長史學而精考古

者一審定之也同治十一年三月朔時棟謹記

余既將撰碑銘念非大書深刻不足以成壯觀乃集表忠觀碑字爲之蘇文并題款凡八百數十言去其重文得四百三十字吾文脫稿亦得八百數十言去其重文已用四百字後又添入未用者十餘字其必不能用者尚二十一字也犀員若耶丞僧毬鏐李賁庫璀諫妙淨贊戊蜀八射軾惟八字見款識中因合宋刻之殘則刻之全及國朝之所補者手臨摹之銘文題款總凡八百八十八字選良工刻石石四片各高一丈廣四尺亦如蘇碑兩面刻之而樹之大墩宗祠思本堂之前楹昔先

義行刱建祠堂僉謂規制宏壯甲於吾鄉今立此碑庶足相稱惟所添換諸字徒以愛其書法終覺有意用之故仍以初稿入集而附注碑刻於句下云時棟又記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一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志一

布政司經歷贈資政大夫鄭君墓志銘　庚申

君諱錦章本名德標字建霞號浦山鎭海縣澥浦人其先有鳳鳴者明萬歷閒爲溫州瑞安縣主簿權知縣事有惠政是爲君八世祖曾大父禹九吏員大父維嘉父學泗皆監生以君貴贈儒林郎其後累贈至資政大夫母毛氏贈夫人君讀書少聰穎比長念大父衰老父幕游臺灣兩弟竝年少於是棄書學賈佐大父懋遷甬江

無何大父歿父歸不數年亦卒君上事太夫人下撫諸弟內理瑣屑外權奇贏蓄積餘羨以浸爲蛟川巨室太夫人性慈惠不佞佛而好施與君稟承母教視其力周三黨里有喪給以棺槨久之不倦歉歲助縣官振貸偶至蕭山過善濟堂爲棉衣數百襲贈之其他增祭田設義冢修治梁道見義勇爲難一二記嘗曰兄弟之衰必起於相猶自好之士貌無閒言而幾微不然於其心久則疏矣故君愛兩弟最肫摯不幸繼卒懼傷太夫人心背人飲泣視仲弟兩孤如己子又繼卒視其孫如孫季弟無子以己子後之晚歲家居讀紫陽綱目蕺山人譜

諸書於座右時以孝友敦誠其子孫又曰處己也樸毋華待人也厚毋薄人道也嘗治宅郡城水晃橋余與友人過君新居敦厚和平粹然有道私度其年殆五六十疑之笑曰吾重閱始生甲子今二十年一座盡驚歎爲人瑞然則其所養又可知已是歲卒實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八日以布政司經歷銜授儒林郎仲子濟勳邀奬敘封奉直大夫及第四子勳以道銜加級贈資政大夫夫人孔氏理內政有法度仁惠之德嗣首君姑後君二年卒實咸豐元年九月四日年七十八子男五士昂貤贈朝議大夫士璽更名濟勳貢生議敘鹽課司提舉銜

士泉更名濟壽監生君命爲季弟後後以子芳墉貴贈通議大夫士景更名勳議敘道銜加四級士昆更名煕鹽運司運同銜女二嫁監生慈谿姚子滄府同知銜鄞縣陳政鍵咸豐十一年四月三日合葬君及夫人於慈谿縣東之孫陳隆家莊始吾伯兄與濟勳爲同門友今勳交余尤親厚故君之葬也勳來請銘

銘曰毛錐齟齬不䞣雞豚服賈孝養逮親之存何以養親視吾親所親親有愛子子有後昆凡造家者錙銖是珍母氏聖善曰儉於爾身毋儉於德蹙其本根既積既散好禮且仁孝弟仁本福履天申不於其身於其子孫

我庭詩禮我泮藻芹我獎我食我饟我軍
帝曰予嘉推恩自先龍飛鳳舞榮貫九原靈山之北贈
公新阡立德不朽視我刻言

贈朝議大夫江君墓志銘 乙丑

君諱丙本名肇敏字春日自號默庵宋時有汝剛者判
歙州軍事居歙爲歙世家廿一傳至彥惺當
國初遷鄞是爲君六世祖曾祖守純祖立德父漣縣學
生母裘氏君少穎異年十二能文章稍長授徒自給久
之入縣學貧益甚客游從其妻兄弟之在廣東者又久
之歸來會鹽法大壞縣令周君鎬謀整飭之聞江氏世

業廢而君才以委諸君君與其兄規畫盡善課引驟裕而家亦漸起好急人患難三黨告困乏傾囊無吝毋家貧爲買屋振業之而修其祀事建江氏祠堂於月湖之西竹頭木屑躬自料量即祠側營居室旁構園亭自以意推鑿地不過數畝而曲折繚繞人者迷不知去向當是時江園之名噪於東浙春秋佳日游人絡繹其中君接之無貴賤率緩步導引出入巖穴登眺俯覽指示花木名色與所宜忌必使之盡興而後去長身鶴立雖老健於談論或歷敘微時至家人瑣屑終日與對潑不得廁一語然而推心置腹眞意懇懇每論一事反覆罕譬

千百言洞中利害故諮決疑難座上客滿四方士大夫逮陰陽方技者流客四明者多主其家交游日益廣門庭日益盛子孫相繼取科名列庠序念少年奔走困苦亘自忻慨至乎夷難既作時事變更老復哭子精力驟衰蓋晚境亦稍覺蕉萃矣年八十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二日無病而逝始以鹽運司知事封奉直大夫後贈朝議大夫配程恭人賢明知大體相君六十餘年不以易境分憂樂同治元年避寇鎮海縣灰埭橋閏八月十二日卒年八十九子四伯家鈺贈朝議大夫仲家燮鹽運司知事貤封朝議大夫叔家水季均道光十五年副貢

江蘇通判加鹽課司提舉銜女四紀某張希清褚秉鈞
道光十九年舉人汪忠粹其壻也長孫鏡清道光二十
六年舉人署知貴州安平等縣洊升至知府次學海咸
豐元年舉人正藍旗覺羅教習餘孫又十一人家燮將
以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合葬君於句章鄉百梁橋
南之笠山頭命學海狀君行來請銘君吾父友也屢覩
君又交其仲季而與家孫爲同年其奚辭
銘曰以合僃量才石微洩抒慨屑魄蘊不盡詒禩百姚
遠哉信吾勒

貢生周君墓志銘 甲寅

君諱沅初名源字星海又字心淡一字伴槐明時諱永
明者始居鄞西新河人
國朝至其來孫州同知應台是爲君高祖曾祖太學生
國麟祖太學生殿㝓少孤事母孝葺譜牒未成有譜稿
一帙父太學生鉱家不中貲好急人患難或積負至千
金還其券倡修新河塘路里中稱長者祖妣陸氏范氏
王氏妣陳氏君少時思奮儒科以明經試於省既不得
志淡然置之治家節儉而惠於三黨歉歲助縣官振貸
西夷之變里少年擊金呼號聚黨與爲剽掠勢洶洶然
君召之來曰諸君不過亂離失作業艱得食耳我以藏

粟減價貸諸君難平而償我計孰與徒取人蒙盜賊名哉皆曰諾難平有負粟款君門者君謝不受曰向吾計貸價欲諸君量口勿爭取耳抑豈有亂離食升斗而索責者嘗被劫罄所有以去吏强君諱爲竊君持不可曰新河去郡城數里而橫行如此今不懲盜賊且蠭起我所失幾何必得罪人我乃已亦不願歸所失也卒獲而寘諸法戶以少安性伉直無飾言隱行老成宿望在鄉推祭酒事不平就君決一言立散去吏役擾人家見君輒肅然退手刱堂構與宗人共建祠堂既成以譜事命其子棻曰先人志也好爲之棻屬草將就而君沒實道

光二十八年正月九日年六十三兩娶皆李氏前夫人登仕郎培基女孝事君姑姑婦如母女病中遭姑喪力疾治殮殯無貽悔以嘉慶二十四年閏月十九日卒年三十六其卒也遂今又三十六年鄉里追道猶唏噓絫息今夫人太學生爲泰女慈祥恭儉元配合德男三棻縣庠生次楹太學生又次某女三登仕郎陳熾益縣學生張守江朱充實其壻也咸豐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合葬光同鄉芝山裏龍港之原今夫人生壙祔焉前一月棻來請銘

銘曰非我惡之明而貰奚乎非彼暴之懲而艮胡生雖

無老成尚有典刑德可憑後其興芝之山青吾言徵

封文林郎邵君墓志銘 丁巳

君姓邵氏諱淮字會沂自號縕卿世爲鄞人明宣德初貴州提學僉事玉朋第月湖鑄治坊曰大夫第子孫世居之是爲君十三世祖大父陛乾隆十五年舉人官至酉陽州知州甯都羅有高爲元圃先生懿行記元圃酉陽自號也父鍔監生母孫氏李氏君娶洪氏生三子長錦泉次梧又次棨梧早世棨出爲人後錦泉徧交余兄弟余屢得登堂拜君是時兩耳已重聽相見藹然所言皆先民矩矱談周易尤娓娓不倦君固精於易而好治

六壬晚益工每奇中輒狂喜或幾微不合則窮思力索之由是得疾類顛癡不省人事獨坐一室中若有所深念時以箸擊几案大聲長歎偶發一語莫能解者錦泉之成諸生也將赴院試忽葉程作示之明日題下與之合及娶子婦客入賀瞪目不答忽厲聲曰與尸在我家而未知耶客大驚掩耳駭走而以風語勿察也後三日新婦無故投井死一日日下晡忽登屋面西南拍手呼救火明日日下晡西南火去其家十餘步耳夫壬遁三式之學雖出自術數者流而其源皆本於周易君常以聖人之道畢陳於經初無所奇異至爻象既作舉後世

千怪萬變之事故爲羲農周孔時所斷斷未有者靡不可以豫知以是愈驚歎信服之而窮治之以至於病至於旣病則已不能爲按宮排將之勞抑豈有三傳四課之形著乎其前可以推測者而乃顚言倒語居然亦足以前知是尤事理之不可究詰者矣以縣學生封文林郎卒於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年五十五適歲錦泉將營葬事謂余曰我葬吾先人必以子文銘諸幽無何錦泉歿哀念遺志不可使吾友重抱恨九京乃以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君及洪孺人於縣南門外九龍漕之原而錦泉祔之志幽之詒所不敢忘惟錦泉旣

歿而榮又早孤欲如臺山之覶縷懿行而不可得也亦
志之以余所知者而已矣
銘曰豈至誠之道可前知雖篤學而不足以與斯而俾
之若覺而若迷父兮母兮子所依一坏之土崇哉基利
爾後人信弗疑

吳孝廉墓志銘乙丑

吾四明文行君子曰吳君晚廬生四歲授之經能成誦
年十五通羣經十六試於縣冠其曹旣入庠序食餼稟
爲里大師有名久之得一舉而病瘻痹者至於八年始
余與君相知而不相識也同課月湖書院比相見旣而

巡道李曉園師即月湖拔其尤月局試署之雲石山房所拔多鄞士鎮海則謝聽秋孝廉鞠堂工部與君而三耳聽秋慷慨善談論鞠堂嬉笑倜儻君端重蘊藉類不能言者無何諸君及郡縣士向經君指教者卒後先取科第以去獨君宿學負盛名且久而蹭蹬場屋中諸君竝嚮北上把酒旅邸語及君皆搤擊太息道光三十年充恩貢明年始中鄉書皆爲君少吐氣然而君年則幾五十矣丙行惇篤十六歲喪母呼號慘怛事後母如所生他日應省試聞父病馳歸父喜曰吾日夜望汝來恐不獲見汝夜夢先人謂我生平無過惡當父子相見今果

然矣是時君婦前卒已二日壹意侍病不爲悼亡分竟
戚月餘父歿毀瘠視事事一姊甚謹而教其甥成學故
人子貧不能具脩脯教之無薄厚性耿介束脩而外不
妄名他錢時用館穀潤三黨好飲酒偶觸風寒痛飲而
愈既病家居猶爲人修譜牒年五十八病革家人問遺
命泣然曰阿母在堂所耿耿耳見其母立牀頭呼不孝
者再而卒咸豐十一年七月八日也所著有晚廬賸稾
君諱翰字鱸鄉又字水樵晚廬其晚號以咸豐元年
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授文林郎封奉政大夫其先居陝
西西安明嘉靖間庠生文顯遷浙江之定海定海今鎮

海遂世爲鎮海縣人大王父卓英王父毓璠庠生父見
祖母任氏湯氏娶陳氏繼周氏子男八有容道光二十
九年拔貢官桐廬縣學教諭加五品銜有宣附生有宇
軍功八品銜有宋六品銜有賓有寅有宜有實第二子
先君四年卒六七皆前殤女二一嫁金啟恆韓統偉諸孤
卜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葬君於縣南泥灣之鳳凰
墩有容以余與君有雲石之雅來請銘向者諸君方少
壯盛氣視功名如反手每集試山房中聯坐論文歡笑
竟日不三十年而雲流風散即鎮海三君子者蔚堂遠
宦京師聽秋墓木已拱而君之卒復四易寒暑撫今追

昔爲之茫然

銘曰行敦其常君無恨也文利其銳君奚鈍也人者修而天者僨又焉悶也而胡俾乎久之抑而暫之揚而又酷之病以爲困也不於躬昌食報者遠也我銘其藏萬子孫之券也

城南袁君墓志銘 庚午

君諱丕營字之經一字紹堂鄞人世所稱南袁氏者也南袁氏在宋以循吏著德世其家及正獻公父子而大正獻傳十七世至

國朝登仕郎開定是爲君曾祖祖天琪

恩例冠帶父鯤國學生善承先志恢宗祀嘗歷走城鄉及慈谿奉化以遠至於上虞餘姚新昌嵊縣手抄諸袁家牒成巨帙後藉以爲南袁氏譜娶竺氏生四子君其季也始國學分其子各千金令爲生產君以付仲叔兩兄合貲爲米賈而己商於外久之盡折其本錢以三千錢還君君受之沒齒無怨言旣而貸諸人操故業又旣而服賈於上虞道光辛丑秋鄞有英吉利之變君挈家避縣西南方出城見蔡氏外姑與妻兄弟舟中問安避則遑遑無定向君曰我有姻在厲家岸可依倚盍從我行乎其年冬君在上虞聞第三姊適厲氏者避奉化南

浦而病君深念曰姊夫客吳門而諸甥年少此不可不往視之會越中戒嚴絕舟楫而是歲大雪雪深五六尺道無行者君裹糧南入四明山踏雪走三百餘里五日而達而足皆瘃皴君雖貧好急人患難甲午歲除有村婦哭於門驚問之曰吾賣布城中一男子既定價引我立誰何門外抱布而入久之不出吾入其門門內故孔道耳言已復哭問幾何錢曰二千如其數與之又與之籠燭謝而去或曰婦人詐也君歎曰苟非遇暴客誰肯除夜泣道路者且使欺我此其家必貧窘難卒歲其情亦可哀也蓋宅心之厚如此爲人寡言笑不形喜慍精

音律或甚排意調絲引竹怡然自解敬其宗如國學力所能爲皆爲之道光三十年年五十三卒卒之前月修登仕墓墓去家十餘里躬往督治辰出酉歸以爲常乃完未了事而以急當務勿干非分誡其子諄諄然若固知將死者既病醫來必起四月十有三日下牀端坐啜粥半盂而逝娶周氏前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二十三繼蔡氏始嬪而君舅已病奉事之周密勤勞事君姑極肥甘賸餘不復進自食其餕敗𢄼婦化之不敢棄也禮待三黨築里無閒言後十二年卒年六十一實同治元年二月三日也子二長朝贊更名士杰縣學生

次朝寶女二嫁周益生勵鍾孫一受綱士杰下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君及兩孺人於先同鄉仲夏村仙隱山之麓先葬來乞銘君自以少貧失學望其子甚殷待先生必忠敬雖患難不使廢業士杰能守教敬宗承志類其父祖既與宗人成南袁譜而屬余謀以正獻從祀白當道請於

朝大喜來草堂始終其事遂執贄爲弟子及從祀之

命下於是袁之人歎曰君可謂善教其子矣

銘曰昔正獻論世家謂非七葉珥貂八葉宰相之爲賢其必忠信正直與先世氣脈相屬聯至哉言乎君不儒

而賢而不墜爾袁氏之家聲是正獻之所望於後生者也而況有子貽君令名聞其風者可以興矣

余尊沚墓志銘辛酉

嗚呼吾忍銘吾尊沚乎哉吾與周楚堂范芾廬之交君也大略皆三十年矣吾與諸君皆昵交而君去來尤密每至出家釀飲君示以近所作詩古文且飲且誦誦聲琅琅旁坐擊節辨酒味醇澆甚確謂坡老合衆釀爲義樽非酒徒也愛坡文而謂吾文如之能極其意所欲言而撫不達尤善狀情性如畫家寫生惟肖嗚呼如君者使得優游文酒以老壽其身雖不得志可也而不幸遭

患難而蕩產半之又不幸强鄰瞰其室而迹之以訟又不幸爲孤兒痛哭流涕哀感道路而卒不能得之於家室骨肉之閒而於是疇曩意興黯然衰矣君少時性倔彊嘗以微事自斷其指及壯折節改行外和而中介故於世無忤世亦不得而侮之其在家庭婉言愉色若靡不可者而所不然持之甚力余一日造君君弟婦方病婦家請禱不可請以其私財益不可曰疾病則盡心醫藥雖子孫於父祖如是而已余聞而韙之自以家貧無能有爲顧常畢心力而黽勉其有亡宋太師忠惠公天錫明大學士文敏公有丁並於君爲族祖祠墓廢不治

倡其宗修葺之而振業其子孫於三黨粲然有加惠恆視其力之所至以爲佽助疏宗遠戚惟君言是聽故其事亦易辦也久之與諸弟異爨推故居居弟己授徒西鄉族兄弟賣田者屬君以其子而買屋城中賃諸君他日何朏生過之曰殆哉凶宅也將啞人鎮海倪芑生嘗相君父墓歸謂余曰必寄語改葬更三年無及矣而君妻妾並不育有揚州女子鬻於鄞君買之未配或以生命示馮午卿驚曰是其家殲矣今將天其夫余悉以諸君言告君笑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余亦視君强壯無死法一笑而罷無何後母病君晝夜在故居視病母卒則

又意烏叱咤哀母之何故而遽卒也而意無所乎洩之而鬱於中而不解殯母歸方虞有妄人者挾長侵陵君幼弟君大怒與之爭氣上逆不可遏遂病以至于死咸豐九年二月十日也年四十九將殯諸母殯之旁君弟邀墓師視向背見母殯問曰殯此者誰也僞對曰不知問何如曰封土未乾必當以今歲殯者夫殯也而當歲煞此其家不五十日必喪長子嗚呼陰陽星命信有是耶抑術數之家常齟齬不可合而至於君而靡不驗耶然則殺君之刃其亦多矣君諱濤譜名世則字順之代爲鄞人縣學生父國學生鎔母范氏後母董氏國學之

葬君乞余志其幽冢世詳前志中君之卒也余與諸君治君喪料量家事以恤其嫠遺命綏立後故將俟諸弟有多男而後擇之文明年二月二十七日葬君縣南門外周家岸先塋之次即旁爲夫人王氏生壙於是楚堂治葬經帶廬僥匠事故兩君偕往視窆封葬有日矣方載柩舟中而其家火將窆夫人與君女弟始至號咷而臨之兩君歸過草堂相唏噓言曰吾三人同經紀尊沚之喪不可以吾子而無勞於其葬也且尊沚孤骨在墓而使其名氏一旦與之俱腐是不亦吾子之責也乎余泣而應雪涕而銘之礱石刻吾文將俟君夫人之葬也

而納之嗚呼吾忍銘君耶沚乎哉

銘曰夜臺無酒入君腹豪氣不改鬼側目君無可語歸壙宿壙有吾文君可讀誦之琅琅應痛哭

重曰畀之以才而一矜而遂止交刃殺之而又阨之於旣死將爲之後而猶有俟嗟何毒至於此

邵又橋墓志銘丁巳

君姓邵氏諱汝楫應童子試更名景泉入鄞縣學道光十七年舉浙江鄉試吏胥榜誤景爲錦君由是名錦泉字鏡湖又字又橋父淮縣學生母洪氏先世詳君父志中道光八年冬君來讀書吾家始友余兄弟越五年伯

兄聘君課諸子是時徐君遠香以課余弟同下帷濱湖軒中皆與余親暱朝夕歡聚相約結為弟昆自君十有五而交君交君三十年而君死故余知君為最深君故貧士而好摴蒱謔叫雜沓常至達旦目近視視盧雉不了了以是博常負見朋好譏之雖篤交如余勿知也顧讀書尤勤苦其徒斂具未出戶咿唔之聲起矣性脫略不耐儀節方據案觀書客至不覺既見亦不道寒溫而好與朋輩論帖經之作輾轉反覆必伸其說始已或倉卒別去明日相見復持前說譊譊然苦爭之嘗與人訟立而辯於庭吏教之跪君叱曰我非罪人跪胡為者既

而官直之凡與人訟而官直之者皆免冠叩頭謝君不謝遽出問官呼之回曰此事也可上下吾以君孝廉故直君君始來不跪將出不謝是我重君而君獨輕我也君答曰公當以理衡曲直不當以孝廉直我我理固直者又焉謝官曰然雖然必輕我三問之大聲答曰當膺吃黎之據浙東也守令茲郡縣者並棄城行遯公亦在遯中及

國家收復販豎諸公被嚴譴卒荷戈戍邊儌其幸免亦罷官而公獨以數千金得宴然無罪累又高坐來父母我是乃我所由輕公者也問官大怒面紫漲兩手拍几

絮頓足大罵罵急不成語而君已昂然出矣於是力求君過失久之無所得或告曰是素戇者奚怒爲會問官亦能去得無事君雖貧無藉然未嘗對人輕有所稱貸緩急聞問亦率與一二故人勢家以利相招呼落落不可合皆怪之而貧益甚每以時文家言論政治得失雖持執甚固難施行者顧使擁臯比爲廣文官教誨其子弟則必能循循善誘稱職無疑也二十四年北上應禮部試大挑得教諭需次十五年終不得補一官以死是亦可爲君搤擊者也余旣深知君常因事痛砭箴之君聞余言不改亦不怒及病屢召余余至無語退而又屢

召余既歿往視含目不瞑嗚呼余固知君之不能瞑也雖然吾與君交三十年君知余亦最深我豈負死友哉卒於咸豐七年十月七日年五十三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君父母於九龍漕之原君及元配祔於左而隙其右爲繼配生壙元配陶氏娶三日墜井死繼徐氏生二子長鎣次烜君使烜從學於吾友余蕙沚蕙沚亦不負死友者當爲君經教之始君伯父生二子皆早世無後以烜爲之孫而所後大母猶在貧過於君君分所有奉養之兩世七棺未葬極以是耿耿他日將追君遺志竝葬之而君可以瞑矣

銘曰噫吁乎此爲吾三十年老友之攸居父曰嗟子子母曰嗟予季旣固旣安猶來無止

弟子陳康祺曰訟庭一段皆曰直逼史遷竊謂先生感慨往事特記此言以主持名教者也但論文法淺已抑聞問官後竟殉粵賊之難則又未必非激於邵先生之言然則邵先生之庭辱之正邵先生之玉成之至復記問官力求過失非爲邵先生幸也所以爲士大夫之直言賈禍者戒也亦有深意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一

男隆壽平甫校字